

時黃蠃盡死九月歡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
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鉄面歡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
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三
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
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一冢有星墜於歡
營衆駭並鳴士皆龍言懼歡有疾十一月庚子與疾班師

北齊神武滅北北史

齊神武高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太丞相府而定居焉余朱兆既
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歡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
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
百里歡以大軍繼之二年二月竇泰奄至余朱兆庭軍人因宴
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領兆自縊

北齊文宣破狄北史

齊文宣帝天保五年三月菴羅反叛齊文宣親討大破之菴羅
辰父子北遁四月寇肆州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黃瓜堆虜散
走時大軍已還帝麾下千餘騎遇蠕蠕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
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走追擊
之伏尸二十五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

周武帝破齊北史

宇文忻年十八周武帝時從周齊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三
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以忻驍勇請與鎮玉壁以戰功加開
府進爵化政郡公從武帝攻拔晉州齊後主親總兵六軍憚之
欲旋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而不尅若齊
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尅及帝攻

隋并州先勝後敗帝為賊所窘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
然曰破城士卒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今破竹形已成奈何
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拔晉陽齊平進位大將軍

周武伐齊北史

周武帝建德五年帝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
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
恩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主
亦於塹北列陣申後齊人真漸之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齊
人便退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齊眾大潰軍資甲仗
數百里間委棄山積辛亥帝幸并州仍率諸軍追齊主諸將固
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不敢言

隋文伐陳

南史

隋文帝謂僕射高頴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極
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
有使投柿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及納梁蕭巖蕭巖隋文愈
忿以晉王廣為元帥督八十總管致討乃送璽書暴陳後主二
十惡又散寫詔書書三十萬紙徧喻江外諸軍既下陳境江濱
鎮戍相繼奏聞新除湘州刺史施文慶中書舍人沈客鄉掌機
密並抑而不言初蕭巖嚴蕭巖之至也德教學士沈君道夢殿前
長人朱衣武冠頭出欄上攘臂怒曰那忽受叛蕭誤人事後主
聞之忌二蕭故遠散其眾以巖為東揚州刺史巖為吳州刺史
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

隋文滅陳南史

隋文帝謀大舉伐陳命晉王廣悉平眾南下隋將賀若弼攻陷南

徐州韓擒又陷南豫州隋軍南北道並進賀若弼進軍鍾山頓
白土岡之東南眾軍敗績弼乘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是時韓
擒率眾自新林至石子岡陳鎮東大將軍任忠出降擒仍引擒
經朱雀航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
僕射袁憲後閣舍人夏侯公韻侍側憲勸端坐殿上正色以待
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及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二人苦諫
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
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焉戎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
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既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應欲
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大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
人同乘而上隋文帝聞之大驚開府鮑宏曰東井上於天文為
秦今王都所在投井其天意邪

隋煬帝征遼敗績北史

隋煬帝諱廣一名英高祖第二子也大業八年三月癸巳上御
師甲子臨戎于遼水橋成成大軍為賊所拒不果濟右屯衛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麥鐵杖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又等皆死之
甲午車駕度遼大戰于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頓見
二大鳥高文餘曠身朱足游泳自若上異之命工圖寫并立銘
頌五月戊午納言楊達卒于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越機既而高
麗各固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遼東青愁諸將止城西數
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午宇文述等敗績于薩水右屯衛將軍薛
世雄死之九軍並陷師遼還亡者千餘騎癸卯班師

唐公李淵起兵太原唐書

唐高祖李淵起義師將發太原杖白旗誓眾於野有兵三萬以

少子元吉為太原留守癸丑發太原甲寅遣將張綸徇下離石
龍泉文城三郡丙辰次靈石營於賈胡堡隋虎牙郎將宋老生
屯于霍邑以拒義師丙寅隋鷹揚府司馬李軌起武威號大涼
王八月辛巳敗宋老生于霍邑丙戌下臨汾郡辛卯克絳郡癸
巳次龍門突厥來助隋驍衛大將軍屈突通守河東絕津梁壬
寅馮翊賊孫華土門賊白玄度皆具舟以來逆九月戊午高祖
領太尉加置僚佐以少牢祀河乃濟甲子次長春宮丙寅隴西
公建成劉文靜屯永豐倉守潼關子燉煌公世民自謂北徇三
輔從父弟神通起兵于鄆柴氏婦高祖女也亦起兵于司竹皆
與世民會鄆賊丘師利李仲文蓋屋賊何潘仁向善思宜君賊
劉炅等皆來降因略定鄆杜士申高祖次馮翊乙亥燉煌公世
民屯阿城子隴西公建成自新豐趨霸上丙子高祖自下邳以

西所經隋行宮苑籞悉罷之出宮女還其家十月辛巳次長樂
宮有衆二十萬隋留守衛文昇等奉代王侑守京城高祖遣使
諭之不報乃圍城下令曰犯隋七廟及宗室者罪三族十一月
丙辰克京城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圖籍約法十二條殺人劫盜
背軍叛者死

唐太宗滅建德 唐書

隋大業末竇建德僭稱夏王後自板渚出為陣西薄汜南屬鵲
山二十里鼓而前唐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
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上竄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
待其飢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爭飲意益怠王麾軍
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秦叔寶等纏麾幟馳出賊陣後建德軍
驚潰建德被重創竄牛谷口白士讓獲之傳而西斬長安市初

軍中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至是果敗

唐太宗破宋老生唐書

唐高祖已起兵將至霍邑會天久雨糧且盡高祖謀欲還兵太原太宗諫曰義師為天下起也宜直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還守一城是為賊爾高祖不納太宗哭于軍門高祖驚召問之對曰還則衆散於前而敵乘於後死亡須臾所以悲爾高祖寤曰起事者汝也成敗惟汝時左軍已先返即與隴西公建成分追之夜半太宗失道入山谷棄其馬步而及其兵與俱還高祖乃將而前遲明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賊舉鞭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陣高祖率建成居其東太宗及柴紹居其南老生兵薄東陣建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軍却太宗自南原馳下坡分兵斷其軍為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走遂

之

唐太宗擊虜唐書

唐太宗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雷莫等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漢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授靖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設陰祭特勒帥所部來奔捷書日夜至帝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嘗痛心病首思一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

唐太宗詔滅延陀唐書

唐太宗時薛沙多彌可汗自立方是時王師猶在遼因即寇邊
帝遣江夏王道宗屯朔州代州都督薛萬徹與左驍衛大將軍
阿史那社尒屯勝州左武侯大將軍薩孤吳仁屯靈州執失思
力與突厥掎角塞下虜知有備乃去阿波設與唐使者遇於靺
鞨東鄙小戰不利還怖國人曰唐兵至矣衆大擾諸部遂潰可
汗遣使者上言願保營督軍山帝詔兵部尚書崔敦禮與李勣
慰安之俾定其國鐵勒諸部素伏延陀而吐摩支雖衰子尚臣
畏之帝恐卒為患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叛則擊之勣至吐摩支
大駭陰欲拒戰外好言之降勣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係老
孺三萬遂滅其國吐摩支聞天子使者蕭嗣業在回紇身詣嗣
業西降入朝拜右武衛將軍賜田宅

唐太宗征高麗唐書

唐太宗聞高麗王建武為下所殺惻然遣使者持節弔祭或勸
帝可遂討之帝曰遼東故中國地面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
經畧之乃下詔曰朕所過諸國婦女飭食毋豐怪水可涉者勿作
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入學士耆老迎謁朕昔提戈撥亂無
盈月儲猶所嚮風靡今幸來給人是抵恐勞於轉餉故驅牛羊
以飼軍且朕必勝有五以我大繫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
乘彼亂以我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憂不克邪帝至高麗
一麾而破先是高麗北部傳薩高延壽南部傳薩高惠真引兵
及靺鞨衆十五萬來援至是高麗既平延壽等度勢窮即舉衆
降入棘門膝而行拜手請命帝曰後敢與天子戰乎惶汗不得
對帝料酋長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衆三萬縱還之誅
靺鞨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明光鎧萬領高麗震駭石黃銀二

城自拔去數百里無舍煙乃驛報太子并賜諸臣書曰朕自將若此云何因號所幸山為駐蹕山圖破陣狀勒石紀功回

後唐莊宗躡虜 五代史

唐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入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

後唐莊宗戮守光父子 五代史

劉守光劉仁恭子也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跋元曰應天以王曠齊涉為左右相晉王李存勗遣太原少尹李

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
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
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檀涿武順諸州皆迎降
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帝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
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令其病矣公善為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
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佗也
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
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宥過霸者之事也
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為朱溫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
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
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
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

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為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母降守光因請俟他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旦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遺其妻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蒸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

晉出帝遣重威擊虜 五代史

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晉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眾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笞數百獨趙延壽免焉

周世宗親征破敵 五代史

周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

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
旻亦列為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望周
師謂旻曰勍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衮怒
而去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
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即麾元徽元徽繫
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在甲叛降元
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士皆奮命爭先而風
勢愈盛旻自麾赤旗收軍軍不可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
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
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器甲乘
輿服御物皆為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驢自鵬窠嶺間道馳
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為鄉導誤趨平陽得佗道以歸而張

元徽戰歿于陣楊衮怒旻據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旻歸
為黃驢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遼太宗善用圍魯宥 遼史

耶律圖魯宥字阿魯隱太宗會同元年改遷北院大王帝嘗并
左右與議大事占對合上意從討石重貴社重威擁十萬餘眾
拒漳沱橋力戰數日不得進帝曰兩軍爭渡人馬疲矣計安出
諸將請後師而後圖帝然之圖魯宥厲色進曰臣愚竊以為陛
下樂於安逸則謹守四境可也既欲橫大疆宇出師遠攻詎能
無壘聖慮若中路而止適為賊利則必陷南京夷屬邑若此則
爭戰未已吾民無奠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騎何慮不克况漢人
足力弱而行緩如選輕銳騎先絕其餉道則事蔑不濟矣帝喜
曰國強則其人賢海巨則其魚大於是塞其餉道數出師以牽

撓其勢重威果降如言

金太祖勇氣自倍 金史

太祖將至遼界先使宗幹督士卒與整既度遇渤海軍攻我左翼七謀克衆少却敵兵直犯中軍斜也出戰哲珪先驅太祖曰戰不可易也遣宗幹止之宗幹馳出斜也前控止哲珪馬斜也遂與俱還敵人從之耶律謝十墜馬遼人前救太祖射救者斃併射謝十中之有騎突前又射之徹札洞背謝十拔箭走追射之中其背飲矢之半債而死獲所乘馬宗幹與數騎陷遼軍中太祖救之免胄戰或自傍射之矢拂于額太祖顧見射者一失而斃謂將士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自信敵大奔相蹂踐死者十七人

金世宗滅移刺窩幹 金史

移刺窩幹契丹部族既稱帝世宗命完顏謀衍等率兵討之幹率其衆而走謀衍追及之于霜霧河賊已濟烈志寧軍先至不克渡乃對岸為疑兵賊據上風縱火乘煙擊官軍官軍步兵亦至併力合戰凡十餘合軍士苦風煙皆植立如癡會天降雨風止官軍奮擊大敗之徒單克寧追奔十五里賊前阨溪澗不得坐渡多殺傷賊既渡官軍亦渡少憊賊反旆來攻克寧以大軍不繼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却而南克寧亦將引而北士未及騎馬賊復來衝突官軍少却而渡澗北大軍至賊遂引去詔使自中道却還軍中宣諭元宜衍注意經略邊事師久無功尚書右丞僕散忠義願効死力除遼患世宗嘉歎六月忠義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宗敘為兵部尚書各賜弓矢具鞍勒馬出內府金銀十萬兩佐軍用爾幹自花道西走

僕散忠義訖石烈志寧以大軍追及于梟嶺西陷泉明日賊軍
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自岡為陣迤邐而北
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
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尾是日大霧晦冥既陣霧開少頃晴霽
賊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烏延查刺力戰賊稍却志
寧與夾谷清臣烏林答刺撒鐸判合戰賊大敗將涉水去泥濘
不得亟渡大軍逐北人馬相蹂躪而死不可勝數陷泉皆平餘
衆蹈藉而過或奔潰竄匿林莽間大軍踵擊之俘斬萬計生擒
其弟為六院司大王烏高降僅與數騎脫去鈔兀清臣追四十
餘里不及斬千餘級獲車帳甚衆其母徐輦舉營自落活岡西
走志寧追之盡獲輜重俘生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詔畧曰平
章政事右副元帥忠義使使來奏大捷或被軍俘獲或自能來

或無所歸而投拜或將家屬歸附或分領家族來降或嘗受
命及自來曾與官軍鬪欲資釋其罪其散亡人內除高幹一
身不以大小官員是何名色却來歸附者亦准釋放有能誅捕
窩幹或於不從招納亡去人內誅捕以來及或能率衆於掌軍
官及隨處官司投降者並給官賞窩幹自度勢窮乃謀自羊城
道西京奔夏國大軍追之益急其衆復多亡去度不得西乃北
走沙陀詔使誘其親近捕窩幹以自效許以官賞完顏思敬獻
俘于京師窩幹梟首于市磔其手足分懸諸京府其母徐輦及
妻子皆戮之

宋太祖命討劉鋹 五代史

宋太祖詔唐王李煜諭南漢劉鋹使稱臣鋹怒囚煜使者龔慎
儀開寶三年征嶺南以潘美為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

尹崇珂副之出師師次白霞張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桂連三州張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西江諸州以次降美以功移南面都部署進次韶州韶廣之北門也賊衆十餘萬聚焉美揮兵進乘之韶州遂拔斬獲數萬計張窮蹙四年二月張將潘崇徽先降師次龍頭張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蕭濬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為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美即令殿直丹彥袞部送濬等赴關張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即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距廣州百二十里張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木為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張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張衆大敗斬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燭焚為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張以海船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官言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宋師次白田張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張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

宋太祖以地圖教廷讓 宋史

宋太祖伐蜀拜劉廷讓為西川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率禁兵步騎萬人諸州兵萬人由歸州進討入其境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砦獲蜀將南光海等五千餘人擒戰懼都指揮使索德

宏等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獲水軍三千人因度南岸
斬三千餘級初夔州有鑠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
具廷讓等將行太祖以地圖示之指鑠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
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
却即以戰擺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距鑠江三十里舍舟步進
先奪其橋復牽舟而上破州城守將高彥傳自焚悉如太祖計
遂進克萬施開忠州峽中郡縣悉下

太祖命重贇破契丹 宋史

太祖開寶年間以韓重贇為彰德節度使帝征太原過其郡重
贇迎謁於王橋頭召赴燕飲帝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眾來援
彼意鎮定無備必由此路入卿為我領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
破之必矣乃命為北面都部署重贇令軍士銜枚夜發果遇契

丹兵于定州見重贇旗幟大駭欲引去重贇乘之大破其衆獲
馬數百匹太祖大喜優詔褒美

元太祖分道伐金 元史

太祖八年癸酉春耶律留哥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秋七月克
宣德府遂攻德興府皇子拖雷駙馬赤駒先登拔之帝進至懷
來及金行省完顏綱元帥高琪戰敗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
詔可忒薄剌守之遂趨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
荆關敗金師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契丹訛魯不兒等獻北口
遮別遂取居庸與可忒薄剌會八月金忽沙虎弑其主允濟迎
豐王珣立之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為右
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邢洛磁相衛輝懷孟掠澤潞
遼沁平陽太原吉陽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皇弟哈撒兒

及韓陳那顏拙赤解薄利為左軍遵海而東取薊州平灤遼西諸郡而還帝與皇子拖雷為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間滄景獻深祁蠡冀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復命木華黎攻密州屠之史天倪蕭勃迭率眾來降木華黎承制並以為萬戶帝至中都三道兵還合屯大口

元太祖受金將城降 元史

太祖十年乙亥春正月金右副元帥滿察七斤以通州降以七斤為元帥二月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答虎烏古倫以城降以寅答虎為留守吾也忒權兵馬都元帥鎮之興中府元帥石天應來降以天應為興中府尹三月金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師援中都戰于霸州敗之夏四月克清順二州詔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南征鯨謀叛伏誅鯨弟致遠據錦州僭號漢興皇帝

改元興龍五月庚申金中都留守完顏福興仰藥死林撚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是月避暑桓州涼涇遣忽都忽等籍中都帑藏秋七月紅羅山寨主杜秀降以秀為錦州節度使遣乙職里往諭金主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為河南王當為罷兵不從

元太祖以牛腹救布智兒 元史

元太祖時紐兒傑子布智兒俱事太祖嘗從征討賜紐傑拔都名從征回回斡羅思等國每臨陣布智兒奮身力戰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滿體問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于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

元世祖遣將討耽羅 元史

耽羅高麗與國也世祖既臣服高麗以耽羅為南宋日本衝要

亦注意焉至元六年七月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脫脫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畧將軍副統領劉傑往視耽羅等處道路詔高麗國王王植選官導送時高麗叛賊林衍者有餘黨金通精遁入耽羅九年中書省臣及樞密院臣議曰若先有事日本未見其逆順之情恐有後辭可先平耽羅然後觀日本從否徐議其事且耽羅國王嘗來朝覲今叛賊逐其主據其城以亂舉兵討之義所先也十年正月命經畧使忻都史樞及洪茶丘等率兵船大小百有八艘討耽羅賊黨六月平之於其地立耽羅國招討司

元世祖命阿朮伐宋 元史

阿朮兀良氏世祖時伐宋降襄陽至元九年加平同平章事十年七月奉命略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朮伏兵道

左佯北宋兵逐之伏發擒其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入覲與參政阿里海牙奏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朮進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即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

元世祖甲令 元史

世祖南征親王穆哥自合州釣魚山遣使以憲宗凶問來告且請北歸以繫天下之望帝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甲辰登香鑪山俯瞰大江江北曰武湖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潁黃洲宋以大舟扼江渡帝遣兵奪二大舟是夜遣木魯花赤張文謙等具舟楫乙巳遲明至江岸風雨晦冥諸將皆以為未可渡帝不從遂申救將帥揚旗伐鼓三道並進天為開霽與宋師接戰者三殺獲甚衆逕達南岸軍士有擅入民家者以軍法

從事凡所俘獲悉縱之

元世祖戒殺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大舉伐宋伯顏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時荆湖淮西各建行省天澤言號令不一或致敗事詔改淮西行省為行樞密院天澤又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陞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為吾曹彬可也

元世祖勞文炳元史

元世祖在潛藩癸丑秋受命憲宗征南詔董文炳率義士四十六騎從行人馬道死殆盡及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者挾文炳徒行躑躅道路取死馬肉續食自行不能三二十里然志益厲期必至軍會使者過遇文炳還言其狀時文炳弟文忠先從

世祖軍世祖即命文忠解尚廐五馬載糗糧迎文炳既至世祖壯其忠且閱其勞賜賚甚厚有任使皆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

元世祖伐宋受降元史

世祖至元十三年春正月癸未右丞相伯顏等大軍次臨平鎮甲申次高亭山阿剌罕以其來會宋主遣其保康軍丞宣使尹甫和州防禦使吉甫等齎傳國玉璽及降表詣軍前其辭曰大宋國主累謹百拜奉表于大元仁明神武皇帝陛下臣昨嘗遣侍郎柳岳正言洪雷震捧表馳詣闕庭敬伸卑悃伏計已徹聖聽臣眇焉幼冲遭家多難權奸似道背盟誤國臣不及知至勤興師問罪宗社危生靈可念臣與太皇日夕憂懼非不欲遷辟以求兩全實以百萬生民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歸臣將焉往惟是世傳之鎮寶不敢愛惜謹奉太皇命戒痛自貶損削

帝號以兩制福建江東西湖南北二廣四川見在州郡謹悉奉
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命欲望聖慈垂哀祖母太后老及
卧病數載臣榮榮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遠
至殞絕曲賜裁處特與存全大元皇帝再生之德則趙氏子孫
世世有賴不敢殞忘臣無任感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伯顏既
受降表玉璽復遣囊加帶以趙尹甫賈餘慶等還臨安召宰相
出議降事乙酉師次臨安北十五里囊加帶洪模以總管殷俊
來報宋陳宜中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等挾益廣二王出嘉會
門渡淞江遁去惟太皇太后嗣君在宮伯顏亟使諭阿剌罕董
文炳范文虎率諸軍先據守錢塘口以勁兵五千人追陳宜中
等過淞江不及而還

元世祖詔伐安南元史

國古交趾也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千人從
阿八赤討安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
人解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道運糧
萬戶張文虎等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征交趾行尚書省魯魯赤平
章政事烏馬兒樊楫叅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五月命右丞相程鵬
飛還荆湖行省治兵六月樞密院復奏令烏馬兒與樊叅政率
軍士水陸並進九月以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南寧軍民總管
謝有奎延攔軍民總管符庇成出兵船助征交趾並令從征國
主陳日烜遣其中大夫阮文通等入貢十一月鎮南王次思明
留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祉統之以守輜重大兵分道而進
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
生擒百餘人奪其舟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字羅合荅兒經老

鼠陷沙淡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十二月鎮南王次茅羅港交趾興道王遁因攻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鵬飛阿里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脩普賴山及至靈山木柵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八赤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南王以諸軍度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二十五年正月命烏馬兒將水兵由大滂口迤張文虎等糧船與魯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求糧聞交趾集兵箇沉箇黎磨山魏寨發兵皆破之斬萬餘級二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繫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數萬餘級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普賴至靈山木柵成命諸軍居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熟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為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

之命烏馬兒樊楫將水兵先還程鵬飛塔出將兵護送之三月鎮南王以諸軍還次內傍關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命萬戶張均以精銳三千人斃力戰出關謀知日烜及世子興道王等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由單已縣趨孟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魯赤引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罪十一月以劉庭直李思衍萬奴等使安南持詔諭日烜來朝二十六年二月中書省臣奏既罷征交趾宜拘收行省符印四月日烜遣其中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燭遣使來貢

元世祖命將征爪哇 元史

爪哇國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

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奇寶取
貴於中國而其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世祖撫
有四夷其出師海外諸蕃者惟爪哇之役為大至元二十九年
二月詔福建行省除史弼亦黑迷失高興平章政事征爪哇會
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兵凡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二征行
上萬戶四發舟千艘給糧一年鈔四萬錠降虎符十金符四十
銀符百金衣段百端用備功賞亦黑迷失等陛辭帝曰卿等至
爪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初與爪哇通使往來交好後刺詔使
孟右丞之面以此進討九月軍會慶元弼亦黑迷失領省事赴
泉州興率輜重自慶元登舟涉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
軍會泉州十二月自後渚啓行三十年正月至拘攔山議方略
一月亦黑迷失孫叅政先領本省幕官并招諭爪哇等處宣慰

司官出海牙楊梓全忠祖萬戶張塔刺赤等五百餘人船十
艘先往招諭之大軍繼進於吉刺門弼興進至爪哇之杜並足
與亦黑迷失等議分軍下岸水陸並進弼興孫叅政帥都元帥
那海萬戶甯居仁等水軍自杜並足由戎牙路港口至八節澗
興與亦黑迷失帥都元帥鄭鎮國萬戶脫歡等馬步軍自杜並
足陸行以萬戶申元為前鋒遣副元帥土虎哥萬戶褚懷遠
李忠等乘鑽鋒船由戎牙路於林喏巴歇浮梁前進起八節澗
期會招諭爪哇宣撫司官言爪哇主壻土罕必闌耶舉國納降
土罕必闌耶不能離軍先令楊梓甘州不花全忠祖引其宰相
昔刺難荅吒耶等五十餘人來迎三月一日會軍八節澗澗上
接杜馬班王府下通甫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之地又其謀
臣希寧官沿河泊舟觀望成敗再三招諭不降行省於澗邊設

偃月營留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李忠等領水軍鄭鎮國省都鎮撫倫信等領馬步軍水陸並進希寧官懼棄船宵遁獲鬼頭大船百餘艘令都元帥那海萬戶甯居仁鄭珪高德誠張受等鎮八節澗海口大軍方進土罕必闡耶遣使來告葛郎王追殺至麻喏巴歇請官軍救之亦黑迷失張恭政先往安慰土罕必闡耶鄭鎮國引軍赴齊丁孤接援興進至麻喏巴歇却稱葛郎兵未知遠近興回八節澗亦黑迷失尋報賊兵今夜當至召興赴麻喏巴歇七日葛郎三路攻土罕必闡耶八日黎明亦黑迷失孫叅政率萬戶李八迎賊於西南不遇興與脫歡由東南路與賊戰殺數百人餘大河潰山谷日中西南路賊又至興再戰至晡又敗之十五日分雷為三道代葛郎期十九日會吞哈聽砲聲接戰土虎登哥等不軍汴流而上亦黑迷失等由西

道興等由東道進土罕必闡耶軍繼其後十九日至吞哈葛郎國主以兵十餘萬交戰自卯至未連三戰賊敗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殺五十餘人國主入內城拒守官軍圍之且招其降是夕國主哈只葛當出降諭令還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闡耶還其地具入貢禮以萬戶程只不丁甘州不花率兵二百護送十九日土罕必闡耶背叛逃去由軍拒戰程只不丁甘州不花省掾馮祥皆遇害二十四日軍還得哈只葛當妻字官屬百餘人及地圖戶籍所上金字表以還

元文宗遣使諭燕鐵木兒元史

文宗即位時燕鐵木兒加開府上柱國中書右丞相太平王天曆元年王禪叛兵襲破居庸關將士皆潰詔丞相燕鐵木兒總兵索戰大破之遣使賜燕鐵木兒上尊諭旨曰丞相每臨陣躬

冒矢石脫有不虞柰何自今第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燕鐵木兒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敢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

元順帝詔察罕定河東 元史

順帝至正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即留兵戍清涼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古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往赴召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且還察罕帖木兒先遣兵以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沁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

元定

元順帝命察罕定河南 元史

順帝詔察罕帖木兒守御關陝以冀撫鎮漢河荆襄便宜行間外事察罕帖木兒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已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遣關易正朔號召群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絡察罕帖木兒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鞏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便宜行事十九年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道出汴西

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
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
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
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
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
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
城西因突鐵縱擊悉擒其眾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謀知城
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閔思孝李克彝虎林赤賽因赤荅
忽脫因不花呂文完哲賀宗哲安童張守禮伯顏孫翥姚守
德魏賽因不花楊履信關關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
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偽主從數百騎出東
門遁走獲偽后及賊妻子數萬偽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

算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
捷京師歡聲動中外

對京相璠書傳中伏
金帛月二十萬軍不煩味亦不易
下所日所南悉次
...

君書集事淵海卷之六

君門

雄畧

英雄講畧者

晉成帝旡桓温 晉書

成帝以冲虛簡貴歷宰三世桓温敬畏及即位温乃撰辭自陳
帝引見對之悲泣温懼不能言有司乃承其旨奏誅武陵王晞
帝不許温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
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温覽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

沮渠蒙遜敗傳檀 晉書

北涼沮渠蒙遜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傉檀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傉檀懼請和許之而歸

燕主慕容盛討叛晉書

慕容盛字道運晉安帝時為後燕主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剽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迎朗及于無終斬之

初盛之追旱還也群臣莫知其故旱既斬朗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為此耳朗新為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窟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息其志卒然掩之必尅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慕容恪擒冉閔晉書

燕主慕容恪謂諸將曰冉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傍湏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尅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

涼主傉檀為一代偉人晉書

後秦主姚興以傉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

卽章宗來觀鬻傳檀與宗論六國從橫之規在家戰爭之略遠
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
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頽理亂澄氣濟世者
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
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禪豈足為多也

趙主劉曜雄武過人

晉書

劉曜武帝時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群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
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為神射
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
許也惟劉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尤何叔公足道哉

道武設奇敗寶

北史

魏太祖道武皇帝始六年二月丁丑帝軍于鉅鹿之栢肆塢臨

薄池水其夜慕容寶悉衆犯營燎及行宮兵人駭散帝驚起不
及衣冠跳出擊鼓俄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集帝設奇陣列烽
管外縱騎衝之寶衆大敗走還中山獲其器械數十萬計

魏神武臨敵制勝

北史

齊高歡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
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馭軍衆法令
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
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
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所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
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
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
家如官仁恕愛士其明智才能如此

齊神武陳兵試弼北史

齊神武沙苑之役杜弼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勲貴掠奪百姓神武不荅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來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奮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弼雖按不刺爾猶頸喪魂膽諸勲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頽頽謝曰愚人不識至理

唐太宗却虜唐書

唐太宗迎敵頡利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孰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師我若闔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既深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

豐便橋上突厥引還

唐太宗平虜唐書

唐太宗即位四年李靖征虜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磧口大酋康蘇密等以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楊文確請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思隋今反側既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言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為哀言謝罪請內帑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蓋獲其衆

唐太宗論敵唐書

唐太宗既却虜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既而虜自退其策柰何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

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救長孫無忌李靖潛師幽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覆掌爾然朕新即位為國者要在安靜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脩德與我為怨其可當耶今仆械卷鎧哨以玉帛虜志心驕驕則亡之端也故白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所逮也

後唐莊宗破夾城五代史

後唐天祐五年正月李存勗即王位于太原叔父克寧殺都虞候李存質倖臣史致鎔告克寧謀叛二月執而戍之且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德威自亂柳還軍太原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願憐王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為也宜乘其怠繫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

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

遼太宗速戰取勝五代史

遼太宗耶律德光事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時後唐廢帝清泰元年秋唐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瑄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即及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瑄曰吾為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瑄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瑄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為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

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

金太祖知兵勢金史

金太祖收國元年自將攻遼黃龍府進逼達魯古城上登高望
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
畏遂趨高阜為陣宗雄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
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婁室銀木可衝其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
而出宗翰請以中軍助之上使宗幹往為疑兵宗雄已得利擊
遼右軍遼兵遂敗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
潰圍出逐北至阿婁岡遼士卒盡殫得六耕具數千以給諸軍
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獲之

元太祖絕金約元史

太祖五年庚午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遮別襲殺其衆遂
畧地而東初帝貢歲幣于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
見允濟不為禮允濟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
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金使曰新君為誰金使曰衛王也帝
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
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就
進場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

雄斷

英雄剛斷者

晉襄公墨衰敗秦師史記

秦穆公三十三年春秦兵襲鄭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
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

將買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
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
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
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經發兵遮
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

靈王胡服習射史記

趙武靈王十九年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
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
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
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
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
人之與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

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
以才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
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
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
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
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漢明帝斷改定禮制後漢

漢明帝問改定禮制之宜班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
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
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筆足矣

北齊道武料勝北史

魏道武皇始二年九月賀麟飢窮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

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曰紂以甲子
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

唐太宗止築障塞唐書

唐太宗時頡利擁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民乘塞帝曰突厥盛
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
天也遷徙無常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
祖命慢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
將亡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

唐憲宗不罷裴度唐書

唐憲宗時王承宗李師道討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
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裴度乃進斷鞬刺背裂中單又傷齒
度冒瘴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騎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
不覺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三鎮反側憲宗怒曰度得
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

宋太祖折徐鉉無對五代史

宋太祖之出師南征也南唐主李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
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
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
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
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
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
數百言太祖曰你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

懷遠

懷遠人者

文帝致南越修貢史記

漢文帝元年遣陸賈至南越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諛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天子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

魏道武保境北史

魏道武稱帝時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府帝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至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

明宗招來党項五代史

唐明宗時党項部落有大姓之強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羌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驚壯皆售而所酬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為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為樂去又厚以賜資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為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

受降

受納降服之人者

楚子受許降左傳

魯僖公六年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
銜璧大夫衰經士與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
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
其所楚子從之

楚莊王釋鄭伯左傳

魯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
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禪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
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

命聽許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若
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改事若
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取望也敢不腹心君實圖
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許之平潘旭入盟子良出質

沛公受秦王符璽前漢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
枳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國以能寬容且
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隋文帝受陳後主降南史

隋晉王廣帥師伐陳入據臺城送陳後主叔寶于東宮三月己
巳後主與王公百司同發自建鄴之長安隋文帝權分京城人

宅以俟內外脩整遣使迎勞之陳人謳詠忘其亡焉使還奏言
自後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文帝嗟歎曰一至於
此及至京師列陳之輿服器物於庭引後主於前及前後二太
子諸父諸弟衆子之爲王者凡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涓難尚書
令江總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護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鎮軍
將軍任忠吏部尚書姚察侍中中書令蔡徵左衛將軍樊猛自
尚書郎以上二百餘人文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
詔讓後主後主伏地屏息不能對乃見宥文帝詔陳武文宣三
帝陵總給五戶分守之

梁太祖受康懷英降五代史

梁太祖時康懷英事朱瑾爲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蒜間
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

後從氏叔琮攻趙匡疑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爲
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
以名馬賜之

唐僖宗受朱溫降五代史

唐僖宗時黃巢反以朱溫爲行營先鋒使數爲河中王重榮所
敗屢請益兵於黃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瞳說溫曰
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與王
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
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于外而庸人制之於內
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
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溫左金吾衛大將軍
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金忠

元世祖封宋主為瀛國公元史

世祖至元十三年五月乙未朔伯顏以宋主熈至上都制授熈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以平宋遣官告天地祖
宗於上都之近郊遣使代祀嶽瀆宋平凡得府三十七州百二
十八關監二縣七百三十三帝勞伯顏伯顏再拜謝曰奉陛下
成筭阿木効力臣何功之有

明察

能察人善惡者

楚共王察筦蘇之賢新序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
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
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

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
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逐
申侯伯出之境

晉景公不聽卻克報已怨史記

晉景公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毋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
者卻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眡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尊客卻克怒
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代齊景公問知
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

齊威王察即墨大夫之賢史記

齊威王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召即
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
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

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自聞然使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東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

漢光武不疑馮異後漢

光武建武二年馮異字公孫封陽夏侯三年拜征西大將軍破赤眉威行關中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關建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威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孫亮辨蜜中鼠矢吳書

吳主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俱當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竦

孫亮察錫中鼠矢吳書

吳主孫亮字子明孫權少子也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錫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錫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錫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藏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其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

斥付外署

孫休察張布之奸吳書

吳主孫休字子烈孫權第六子也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與關、單、國、休銳意於典藉欲畢覽百家之言又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孤之涉學群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簡主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人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叩頭謝

唐太宗明師立不叛唐書

劉師立始事王世克為親將入唐遷左驍衛將軍或告師立姓在符讖欲反者太宗召謂曰人言卿反果乎師立對曰臣為隋官不過六品材駑下不敢希富貴今遭非常之會位將軍顧已極矣何敢反帝笑曰朕知妄耳賜帛召入卧内慰勉待之如初

金世宗察夏主通於權臣金史

金世宗時夏國王李仁孝嗣位其臣屢作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囉嶺地與

得敬自為國且上表為得敬求封金帝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上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迫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則畫疆於乃父繼而錫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藩臣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貢物已令發回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以蠟丸書答得敬夏人得之得敬始因求醫附表進禮物欲

言試世宗不可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乃誅之八月晦仁孝誅得敬及其黨與上表謝

太祖詰王仁贍 宋史

太祖素知王仁贍名請於世宗以隸帳下乾德二年加左衛大將軍與師討蜀命仁贍為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生口財貨殺降兵致蜀土擾亂責給右衛大將軍初劔南之役大將王全斌等貪財軍政廢弛寇盜充斥太祖知之每使蜀來者令陳全斌等所入賄賂子女及發官庫分取珠金等事盡得其狀及全斌等歸帝詰仁贍仁贍麻紙諸將過失欲自解帝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豈仁贍輩邪仁贍不能對廷珪故蜀將也帝怒令送中書鞫全斌等罪仁贍以新立功第行降黜而已

元英宗識忠元史

英宗時鐵木迭兒以趙世延嘗劾其姦誣以不敬下獄請殺之
并究省臺諸臣不免英宗幸涼亭從容謂沈侍曰頃鐵木迭兒
必欲宜趙世延于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咸稱萬
歲

元英宗斥姦元史

元英宗時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以土田頒賜諸臣者宜悉
歸之官帝問曰所賜為誰對曰左丞相阿散所得為多英宗曰
予常諭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舶之稅以阿散
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豈輔弼之道耶遂
出完者不花為湖南宣慰使

明法

明用法度者

晉成帝不宥任讓

晉書

成帝時蘇峻反使任讓將兵入收劉超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
我侍中右衛讓不奉詔而害之及峻平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
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遂誅讓

周武帝數敬顯三罪

北史

周武帝建德六年春正月乙亥齊後主停位於其太子恒改年
曰承光自號太上皇壬辰武帝至鄴都癸巳帥諸軍圍之齊人
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齊齊主先送其母及妻子於青州
及城陷帥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勤追之是戰也於陣獲
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武帝歎之曰汝有死罪三前從并州走

鄴棄毋攜妻妾是不孝外為僞主勳力內嘗通啓於朕是不忠
送款之後猶持兩端是不信如此用懷不死何待遂斬之

唐太宗賜幼良死 唐書

長樂郡王幼良資暴急高祖數曉勸不悛有盜其馬者輒殺之
帝曰盜信有罪王而專殺可乎詔禮部尚書李綱召宗室杖之
百乃釋出為涼州都督瞞不逞為左右市口苦之或告王陰養
士交境外太宗詔中書令宇文士及往代之并按狀士及繩之
急帝復遣侍御史孫伏伽鞠視無異辭遂賜死

唐太宗不私舊臣 萬年龜鏡

唐太宗時龐相壽為濮州刺史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
府上忤之欲斥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忍人必
皆恃恩私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

一用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
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玄宗矜讓賤利貞 唐書

唐玄宗周利貞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讓皆秦車讓暉之子
也以父寃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敬臣意枉殺先臣惟陛下
正罰以謝天下上命侍御史程章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帝曰
訴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讓俸三月復
賤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

金海陵責相杖僧 金史

廢帝海陵貞元三年三月壬子以左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
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
杖二百

金世宗疑獄雪寃 金史

金世宗時移刺道遷翰林直學士宋人請和罷兵道往山東閱實軍器振贍戍兵妻子再除同知大興尹親軍百人長完顏阿思鉢非禁直日帶刀入宮其夜入左藏庫殺都監郭良臣盜取金珠點檢司執其疑似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誣其賊不可得上疑之命道參問道持久其獄既而阿思鉢鬻金事覺伏誅世宗曰筮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點檢司不以情求之乎賜掠死者錢人二百貫周其家不死者人五十貫

金世宗論刑法 金史

金世宗有尚書省奏鄧州民范三歐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世宗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後能養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親之心乎可論如法其親官與養濟

金哀宗斬族子 金史

金哀宗諱守緒初諱守禮又諱寧甲遠宣宗第三子內族王家奴故殺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者上曰英王朕死敢妄撻一人乎朕為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特命斬之

元世祖詔論如法 元史

元世祖時真定民郝興讎殺馬忠忠子榮受典銀令與代其軍役中書省以榮納賂忘讎無人子之道杖之沒其銀事聞詔論如法有司失出之罪俾中書省議之

元成宗捕僧雜治 元史

成宗大德七年夏四月辛亥奉使宣撫耶律希逸劉慶言平陽僧察力威犯法非一有司憚其豪強不敢詰問聞臣等至潛逃